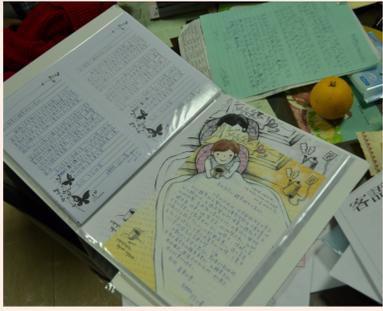




用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在錄音室錄音的許千蕙，很難想像她不過只學了兩年的客語。(李孟東/攝)



聽友的信是廣播人的最棒回饋，不論是誰來信，許千蕙總是親自回信。(李孟東/攝)

原本不太會說客語的DJ

# 許千蕙

■李孟東/報導

### 讓世界聽見客家



許千蕙是個絲毫沒有架式的大姊姊，總是以交朋友的态度對待每一位受訪者。(李孟東/攝)

對廣播人來說，努力不見得就會有相對應的成果，但是為了那微不足道的收穫，還是會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集節目。許千蕙說：「你有可能很努力為了拿到二十分，但是最後結果卻只有拿到一分，但是你為了那一分你還是很樂意去做，即使只有一分而已都值得。」

#### 熱情聽眾 支持鼓勵

不過，有付出的人，努力還是會被看見。許千蕙從她的辦公桌抽屜拿出了好幾封信，這些都是各地的聽友們寫給她的。由於她主持的節目是國際廣播，這些信有很多都是從國外寄來的，看到聽友們如此熱情的支持和鼓勵，她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

為了能夠豐富節目內容，許千蕙還必須每天不斷地跑新聞，到各地去採訪，就在這樣剪接、採訪的忙碌生活中大約維持了一年，許千蕙開始進入了所謂的倦怠期，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上出現低潮，再加上自己並非電台的正式員工，聘書是一年一聘

的，心裡總有種浮浮躁躁的不確定感。有一次跑新聞時，她到台灣各地訪問許許多多的在籍傳教士，發現原來這些傳教士千里迢迢來到台灣只為了達成傳播福音的夢想。當時採訪夥伴唐宏安問她：「你的夢想是什麼？」許千蕙想了很久，對於那些不曾見過面的聽友，只能以書信交流卻沒辦法親自見上一面，她突然熱切地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這些只有聽過她聲音的聽友們，就在此時她得知客委會有個「築夢計畫」，讓年輕人可出國圓夢。

#### 出國圓夢 會面聽友

許千蕙想起三年前，一位與她素昧平生的老聽眾，清明掃墓時回到了大陸一趟，回程時卻特地轉機到台灣，送給許千蕙姐妹各一瓶香水跟一隻手錶，儘管此舉顯得有些突兀，但是她心裡還是很高興，希望能夠回饋聽友們的熱情。由於這位老聽友已屆耄耋之年，又住在非洲南端一個名為留尼旺的小

#### ■採訪側記■

### 只有一個聽眾 也值得

親切、熱情、好客，這是我對許千蕙的第一印象，從訪問前的約訪到訪問後的閒聊，他對於我這個僅是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卻沒有任何的距離感，或許是年齡相近，又或許是個性使然，她就像一位親切的鄰家大姊一般，跟我介紹著電台的環境、設備。看得出来她對於遇見的每一個人都相當珍惜，不論是採訪對象、電台導播或是像我這樣子陌生的陌生人，也許也正是這樣的特質，她才能夠透過廣播這個媒介，結識各界好友吧！我想這也是身為一個廣播人必備的特質。

由於本身也在學校的電台主持節目，對於這次的採訪有一部分的成分算是來觀摩學習人家是如何做廣播的吧？有時候自己做著做著也會有種無力感，收聽的人數這麼少，我這麼努力做節目沒有得到相對的回報，值得嗎？

許千蕙的故事卻告訴我，即使只有一個聽眾，都值得！當初她也沒想過能拿下客家新聞獎第一名，只是很開心能夠投入廣播並且得到聽眾的迴響。許千蕙從已經塞滿稿件的抽屜裡拿出幾份海外聽眾朋友寄來的收聽報告表，告訴我，海外有這麼多人期待收聽我們的節目，我們不應該拿出同樣的誠意給予回報嗎？我想，這些手寫信件已經說明了廣播的價值了。(李孟東)

島，距離遙遠，為了和他再見上一面，於是許千蕙的築夢計畫就以這位老先生當作主軸。

在非洲模里西斯、南非、留尼旺等地旅行，會見了聽友們，聽了他們的故事，許千蕙才發現原來在海外還是有許許多多的客家人，他們默默地在異地打拚、落地生根，卻仍然心繫台灣，這些聽友鄉親們一得知許千蕙要來拜訪他們，每個都興奮的像小孩子一樣，儘管他們的年齡都不小了。

#### 極力推薦 客家歌手

隨著多元文化的觀念逐漸普及，大家也逐漸認識客家文化，然而大眾對於客家文化的認識仍然相當有限。許千蕙說，她以前不太聽客家歌，對於客家山歌總是敬而遠之，可是卻在後來接觸到各種原創的客家歌曲，其中融合許多創新的素材，像是嘻哈、流行、電音、搖滾、funk等等，她聽過後大受啟發。

她說，「我們常常在聽的西洋流行歌曲，不見得人人都聽得懂歌詞，卻依然受到大眾歡迎，而台灣的本土客家流行歌卻遭受冷落，這樣子不是很悲哀嗎？」於是她除了在廣播上與大家分享客家歌曲之外，也會不厭其煩地向身邊的好友推薦這些原創的客家歌手。

在採訪中認識的客家人，每一個都有屬於他們的故事，許千蕙透過廣播將這些屬於客家獨特的精神文化轉化成聲音，播送給全世界，讓全世界都聽得見客家的聲音。

打開收音機，主持人青春洋溢卻又帶點磁性的嗓音說著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語言，播放的音樂乍聽之下似乎是流行音樂，你卻一句也聽不懂，直到進廣告之後才發現你轉到了客家電台，但是…不對呀！這種客家電台不都是老頭子在主持節目嗎？你不禁懷疑起自己耳朵剛剛聽到的到底是年輕女性的聲音嗎？你開始好奇廣播節目的DJ到底是誰人也，而她究竟說的是什麼語言。

許千蕙，在中央廣播電台擔任《與聽眾有約》、《台北你我他》、《青春新世代》等節目主持人，至今即將邁入第四個年頭，不同於其他音樂性或談話性節目DJ，她主持的節目採用全客語廣播，卻能吸引各年齡層及世界各地的聽眾收聽，從年輕大學生到年近九十的白髮耆老，從鄰近的中國大陸遠至非洲南部，處處都有她的「知音」。

#### 主持節目 勤學母語

其實，許千蕙在從事廣播節目之前並不會說客家話，儘管母親是個客家人，她對於客家話的了解僅止於「吃飽沒」、「做什麼」等簡單詞彙，更遑論說出一句完整、邏輯清楚的客家話，要直到二〇〇七年，因為主持客語節目的需要，她才展開「尋本溯源」的母語學習。

許千蕙當初會踏入廣播的領域，首先要歸功於妹妹許麗齡。許麗齡從小就說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還經常參加客語演講比賽且屢獲佳績，在一次比賽中被央廣的導播江光大相中，進入電台播報新聞，許千蕙便經常陪伴著妹妹進出廣播電台學習播音技巧，儘管客家話並不標準，但憑著學習的熱情與開朗的待人處事態度，她也被江光大導播推薦進入央廣工作，因緣際會地踏入了傳播領域。

開始錄製節目前，許千蕙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重新學習客家話，這段日子對她而言相當地艱辛，短短十五分鐘的節目往往要花上五、六個小時錄音，還曾因為挫折感而淚灑錄音室。在客家話還講得不甚流利時，她是拿著稿子與導播一個字、一個字學，錄音前事先套好台詞，在開播時照本宣科地唸稿，還曾經因為導播脫稿演出導致不知道要說什麼的窘境。

#### 前輩提攜 愛上廣播

許千蕙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原

本只是從事多媒體動畫相關軟體的工作，由於妹妹的關係來到了央廣主持節目，因為不是新聞本科系畢業，加上客家話原本就不是很流利，一切都是從頭做起，包括錄音、採訪、剪接等廣播人必學的技术。儘管過程中仍有不少挫折，她卻樂此不疲，而這一路上幸虧有導播江光大耐心地提攜教導，讓她從只能一字一句的唸稿到隨口便能用客家話溝通。現在的許千蕙，已經能夠熟練地操作電台音控、操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很難想像在這之前，她不過是個懵懵懂懂的實習生罷了。



許千蕙參加客委會築夢計畫遠渡重洋來到半個地球遠的南非與當地聽友相見歡。(許千蕙/提供)



在南非看見台灣人開的超市，令許千蕙印象深刻。(許千蕙/提供)

### 快樂過庄尋聊

# 黃玉美

■李靖淳/報導

## 22年 一點一滴檢回客家話



除了在電台工作，黃玉美也常常主持客家相關活動，此為2010年主持「新竹天穿日」活動，左為新竹市市長許明財。(黃玉美/提供)

「鄉親朋友大家好！捱係玉美，歡迎用快樂的心情共下來去《過庄尋聊》！」每個禮拜天晚上六點三十分，打開收音機將頻道轉到FM101.5，新竹苗栗的民眾們都可以聽到黃玉美用親切的客語向大家問候，並用流暢的聲音報導各種客家相關活動的資訊，帶著各位聽眾朋友，一起「過庄尋聊」，到街頭巷尾找人敘敘舊一番。

黃玉美在中國廣播公司新竹台擔任客語節目主持人已長達二十二年。她表示，自己並非傳播學院的學生，也未曾有過語言表達上的專業訓練，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參加了中廣的客語播音員的招考，卻幸運地一腳踏入了廣播媒體界。

「這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規劃裡面！」雖然黃玉美本身是桃園縣龍潭鄉客家人，但她卻從未想過會以「說客家話」成為自己的職業，這樣意外的人生插曲，卻讓她在往後的二十年裡，沉澱出比一般人對客家文化更深沉、更悠長的省思。

#### 從歡樂寶島 到客家在流行

談到客語節目的轉變，對此黃玉美有相當深刻的體會。當年她考進中廣，是由於當時公司急須要有客語播音員宣導政令，因此節目完全是照著稿子念，沒有過多的修飾、不需要生動活潑的主持人，也沒有與聽眾交流的call-in連線，「我那時候考進電台三天就上線，馬上就主持節目，那時候我就覺得主持節目怎麼會這麼簡單。」對於黃玉美來說，以母語作為表達並不是一件難事。

然而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的轉變，客語節目也跟



黃玉美在中廣錄客語廣播節目、與聽眾互動，是她每天最愉快的時間。(黃玉美/提供)

著轉型，主持內容從單純的念稿子，到需要與聽眾互動，並用幽默且生活化的方式播報資訊。黃玉美從當年主持《歡樂寶島》，到近幾年的《客家在流行》，從節目名稱的變化即可一窺社會脈絡的轉變，客語節目的內容從公共的服務，搖身一變為對休閒娛樂資訊的提供。

然而由於客家聽眾市場不大，在公司營運的經營考量下，客語節目漸不受重視，中廣新竹台的客語節目基於人力等各方考量，從一天兩小時縮減到一週半小時，語言的表達也從純客語到國客語混雜，黃玉美說，客語的聽眾人口不斷地在萎縮、老

化，客家語言的豐富度也漸漸地在流失當中。

#### 跟時間賽跑 搶救傳統文化

擁有許多節目、活動主持經驗的黃玉美表示，自己最喜歡的工作就是採訪。採訪的重點在「人」，而每個人擁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因此採訪不同的人就像讀不同的書，從接觸的過程中互動、互動的過程中思考，思考後進而再重新反省，反省回歸到本身的客家文化。黃玉美說，「很慶幸在進中廣之後主持節目，然後把我的客家話保留下來，因為我覺

得常講、常去採訪一些耆老，就會知道一些俚語，就會把客家話檢回來。」

然而在採訪的過程中，黃玉美不禁感慨，做客家文化就是在「跟時間賽跑」。她曾到新埔採訪過一位百年打鐵老店的老先生，然而當下次要再去採訪時，這位老先生已經過世了。當提起這段採訪的經歷時，黃玉美有些哽咽，她說老一輩的人走了，現在的年輕人又越來越不說客語，語言的豐富度就會不斷地下降，假如老一輩的人客語的豐富度是百分之百的話，到她可能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再下一代甚至可能只能保留百分之三十的客家語言。

看著客家文化漸漸凋零，最懂客家文化的人們卻無法永遠駐守，黃玉美說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從生活中盡可能地去影響，小到拉著身旁的人說客家話、分享客家生活，大到利用自己的傳播的力量和影響力，去影響更多的人和聽眾，在分享的過程中去引起共鳴，讓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

#### 進修再學習 文化融入生活

黃玉美目前在交通大學客家文化與社會在職專班進修，已有相當豐厚實務經驗的她謙虛地表示，「學而後知不足」，雖然工作上經常接觸客家文化相關事物，對於客家的時事和文化略懂一些，但對於學理方面的知識，卻欠缺有系統的整理，因此自發性地來進修學習，希望能了解客家文化的完整脈絡。

對於客家文化的認識，黃玉美總是不斷地在重新認知與補足。原本客語只會四縣腔的她，為了採訪新竹的民眾，學會了當地常用的海陸腔；原本對於父母與長輩的客語對話沒有特別感受的她，以客語廣播做為職業後，開始留意老一輩們說的俚語，並珍惜與父母用客語對話的時光；原本只是想一窺電台真面目，為了持續客語的節目，積極爭取入建會、客委會，新聞局的經費，製播客語節目。

黃玉美在客語廣播界這一待，就待了二十年，這樣滴滴點點地累積，了解了更多更全面的客家文化，也沉澱出更濃厚更深遠的客家本色。黃玉美堅定地說：「其實（客家）文化早就已經是我的一部分了。」



黃玉美的工作需要採訪各行各業的人物，這是在2011年，採訪關西紅茶博物館的情形。(黃玉美/提供)



與父母感情深厚的黃玉美提到父母時，不禁潸然淚下。(李靖淳/攝)

#### ■採訪側記■

### 受訪者淚水 要擦還是要拍？

黃玉美不愧為專業的廣播電台主持人，在採訪的過程中，我這位菜鳥記者提一個小問題，她便可長篇大論，並且滔滔不絕地說出許多值得記錄下來的「新聞點」。然而採訪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便是黃玉美激動落淚的過程。

當黃玉美提到客語的流失，語言豐富度的下降，以及假如年長的父母離去後，誰能和自己用客語對話的擔憂，她便落下淚來，哽咽許久。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位對客家文化有深深認同的人，心中的憂傷與擔心，以及對於無法為這文化做更多時，無能為力的沉重感。

但是身為一位有新聞敏感度的記者，當有淚水出現時怎能輕易放過，我知道這是按下快門的極佳時機，但我也無法泯滅人性，拿起照相機猛力拍攝眼前這位受訪者的悲傷情狀，只好在遞完衛生紙後，悄悄地拿起相機，說出一句：「這個…我可不可以…拍一張你真情流露的照片…？」

然而她哭得太傷心，我也不知道她的無言是否代表默許，因此我也不敢站起來取角度、拍特寫，只好把相機拿在胸前隨便按個兩下，甚至不敢拿到臉前仔細看照片構圖。結果就是這張失敗的照片，被傳寫課助教拿來當作上課檢討的簡報照片，標題是：「照片模糊、不知要表達的重點為何。」

只能說，悲劇一件，記者難為啊。(李靖淳)